

韩勇建 著

SAN GENG JI

三 耕 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耕集/韩勇建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06

ISBN 7-5059-2644-6

I.三… II.韩… III.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0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261 号

书 名	三耕集
作 者	韩勇建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印 刷	北京华龙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5.25
版 次	2004 年 0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2644-6/I·1766
定 价	15.8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野渡无人舟自横

——序韩勇建君诗集《三耕集》

陈世明

—

举凡有三类诗人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社会和诗坛——

一曰：有名有诗。这是一群被公众认可的定型诗人。他们因诗而名，读者知其诗亦知其名，知其名亦知其诗。诗人如日诗如月。日月同辉，人名共存。

二曰：有名无诗。这也是一群被公众认可的“特别”诗人。他们因人而诗。读者知其名却很难知其诗。这是历史的巧合和生活的误会，也是其自身的悲剧。或许他自己并不作如是观，因为他们需要的就是那个“名”。

三曰：有诗无名。这是一群恪守“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之信条而步入诗坛的实力诗人。他们中有的是无意插柳而柳自成荫，人们在树荫下驻足，却不经意这样插柳之人——诗人这就满足了，因为他们收获的是诗而不是名，有的自认为不是诗才，甚至压根没想到需做一个诗人，而只是虔诚地钟情于缪斯、默默地厮守、默默地相恋——不敢有问“画眉深浅入时无”？刻意为之：“头未梳好不许看”。孜孜于从孤独走向孤独，从寂寞来而又重返寂寞。但他们却因为孤独而深刻，因为寂寞而丰富。

这类诗人在质里和第一类诗人是相通的。他们正做好了实力准备,一旦上路,便可径直通过“有诗有名”的绿荫,大踏步走向“有名有诗”的胜境——成为风景。

我把韩勇建划归为第三类诗人。果然,厚积薄发的他成功了。我们理当以诗的名义把他推到读者面前,推向庄严的诗歌殿堂。——这不,勇建正沐着唐风宋雨,带着他近年来创作的数百篇沉甸甸的格律诗,带着他精选的《三耕集》一路平仄、一路铿锵地向我们走来。

勇建的本职一直是作领导工作的,一校之长党政一肩挑。熟悉他的人对他的印象是:稳健、持重、平和近人,很“领导”的样子;自然、坦诚、幽默、执着,很“诗人”的气质。“苍鬓青眸并蒂花,老光镜下走龙蛇”(《配老花镜有感》),只是偶尔戴上眼镜,那富有象征意象的老花镜下面深蕴的意境告诉你:他是一位学者型的诗人。就这样,这位学者型诗人竟执着地“有诗无名”了这多年。清人薛雪云:“敦厚人诗必庄重,倜傥人诗必飘逸,寒涩人诗必枯瘠,磊落人诗必悲壮,豪迈人诗必不羁,猥鄙人诗必萎靡。”(《一瓢诗话》)认认真真做人,认认真真做诗;坦坦荡荡做人,坦坦荡荡做诗。读勇建诗,如读勇建人。

勇建生于1959年,那是共和国饥渴的年代。然而勇建家庭的文化食粮却很丰富,使他幼小的心灵早早地享受着大文化的熏陶。父亲戎马征战60载,在征战中七次负伤,去世时腰间仍带有两枚相伴50多年的弹片,“报国从戎一寸丹,冰河铁马已身残。”(《春节忆父》)父亲的军旅人生,父亲的言传身教是他终身受益的文化大餐。“当年最忆读书时,相伴芸窗第一师。”(《春节忆父》)于是数十年来,他遍读诗书,深究诗律,笔耕不辍。“常于书海聚贤游,夜案青灯苦作舟。”(《读范文正公》)他在艰涩的古文化森林中跋涉,披荆斩棘赢得了许多风光。深厚的文化积淀,

为其日后的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石。于是今天的他写起诗来挥洒自如，得心应手，一发而不可收，而且起点高，诗艺成熟。一开始，就大步流星地登上了诗歌的大雅之堂——《诗刊》、《中华诗词》等权威性刊物，且作品被多种诗选本入选。

古有诗仙之李白、诗圣之杜甫、诗魔之白居易、诗鬼之李贺、诗豪之刘禹锡、诗奴之贾岛、诗囚之孟郊、诗天子之王昌龄，今有诗痴之韩勇建。

诗痴

吟卷青衿夜复晨，冥思无处不伤神。

细听梦里呀呀语，尽是山前雨后春。

——这颇令人费解。在人欲膨胀，物欲横流的今天，有不少文人改行，诗人搁笔，但韩勇建却撇开世俗的烟尘，用业余经营他的古体诗创作。这使我想起一位哲人的话：“艺术家的孤独是太阳，这种避世实质上是一种高层次的入世。”无论如何，艺术应该是一方神圣的净土，它能使一个贫困弱小的民族光辉高尚，它能使超载世俗表面而使人类在不断的演绎中达到精神的进化。因此，真的诗人必须与尘屑保持距离。这多年来，勇建就这样舍弃许多功利的趋求，而更多地醉心于精神的探索，醉心于纯净的高度，醉心于校园的喧闹与灯下宁静的和谐，于是，勇建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诗人焦灼、忧郁、痛苦、追求，自寻烦恼而又自得其乐，自我折磨而又自我升华……。

读《唐诗三百首》偶感(2首)

喜好诗词浪得名，数年吟卷竟无成。

挑灯把看唐人句，愧似吹竽南郭生。

平平仄仄似琴弦，最爱高山流水篇。

无限情怀书不尽，长空挥洒作诗笺。

如此寻寻觅觅，如此衣带渐宽，全为一个“情”，全系一方“爱”——他钟情于他的艺术，至爱于他的旧体诗。因此实在说，这本《三耕集》是诗人为自己也为他人营造的爱的小屋，爱的世界。这是一个充满至情深情的爱的世界，是一个交织着灵魂震颤、生命体验、理之思辩和美之旋律的爱的世界。我要说，在这个世界里，诗人全心富有而又透体高尚。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回首诗坛，春风秋雨，潮起潮落，流派纷呈，主义繁多，旗帜林立，性病泛滥——什么新潮派、先锋派、撒娇派，什么极端主义、非非主义、超现实主义，什么第三代、第四代、新生代，什么下意识、无意识、潜意识等等，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他们多表现人世的冷漠、人际的陌生、人生的迷茫及自我的孤独感、道德的抑郁感、理想的失落感、心理的变态感以及灵魂的惶悲感等。韩勇建没时那个髦，没有自立门户、自立旗帜、自封主义，没有跟着感觉走，加入这无主题变奏。因此，读其人其诗，我倒觉得韩勇建是一位纯情诗人，他超尘世而取内心，不为庸俗的经验领域所左右，尽心、澄清、存神、专注于格律诗创作，情发于斯而守于斯。面对“上有黄鹂深树鸣”的热闹景观，他若一叶扁舟，任凭雨打浪袭，依然横卧江边，独怜幽草，独领风骚，依然从容不迫，悠哉游哉，得了许多风流。

二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诗人塔索说过一句颇为惊世骇俗的话：“没有人配受创造者的称号，唯有上帝和诗人。”这里上帝和诗人，其作为生命存在的方式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创造，即以自己的方式创造世界，继尔获得世界。

走进勇建《三耕集》的世界,给我们以极大震撼力的是诗人那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的崇高的审美理想和美学追求。是谓“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清·沈德潜《说诗啐语》)

据说,时下有人对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不感冒了,说那是完全无视诗歌的自身规律,说“诗歌是一门渲染的艺术”,“诗歌就是极端”。在诗歌多元化的爆竹声中,贴近时代被宣布为一只穿破的旧鞋子,使命感被视为一个极不讨人喜欢的脏孩子。这不能不说是走向另一种极端的偏见。

我们说,诗歌当然是一门抒情的艺术,但这情感是需要接受理性光辉的照耀和洗礼的。

“从性情上体会,从古今诗理上打量。”这是清人何绍基说的。

“连最抒情的作品,也一样是以很明确的理智作为基础的。”这是诗人艾青说的。

“诗人之所以为诗人,就在于他有一种持久的感情,同时还有一种特殊的控制力。”这是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说的。

从诗歌发展史上看,真正伟大的诗人,大凡都是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比如屈原,比如闻一多,比如鲁迅,比如毛泽东……须知,没有理性的介入的诗,就象缺钙的畸形儿,皮肉鲜嫩,而没有力量。

这里要紧的是不能忘记中国诗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不是给自己添一种牛仔裤或休闲装什么的。诚然,每个诗人对生活的理解,每个人心灵的颤动是不尽相同的,但总会有相同的东西维系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啊!比如祖国、民族、人民,比如孩童的微笑,少女的纯真等。

勇建的诗没有津津囿于发现自我,表现自我,没有囿于我的哭,我的笑,我的梦,我的心灵轨迹,我的潜在意识,我的瞬间感受,我的原始冲动,而是很好地处理了“小我”和“大我”的关系,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关系,做到生活心灵化与心灵生活化的辩证统一。诗人自信阳师范毕业,先到教育行政部门,后到学校,从政施教二十余载,把自己的整个青春年华和壮年时光献给了共和国的教育事业,可以说是兢兢业业,从不懈怠。“不惑年华不惑多,俗尘抛却向天歌。而今日日闻鸡起,未忘先人本种禾。”(《四四初度》),诗言志也,此诗人之勤勉可见。

赴任潢师八年感怀(之二)

往事悠悠伴课钟,霜风已改旧时容。
 唯求身正称师表,甘愿薪微作涧松。
 妙手频催桃与李,笑颜苦度夏和冬。
 芳香犹自出墙外,老树参天荫更浓。

诗人赴任潢师八年,斗转星移,光阴荏苒,容颜有改,痴心不变,为人师表,甘作涧松,矢志不渝,事必躬耕,苦在其中,乐在其中,这是诗人献身教育事业的真实写照。

还有诗人的《自题》、《杏坛乐》、《听课》、《潢师感怀》、《预防非典型肺炎》等,皆可作如是观。

读此类诗,我想起别林斯基的那句名言:“任何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想起清代诗论家叶燮的那段形象的诗人之喻:“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意,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故陶潜多素心语,李白有遗世之句,杜甫兴‘广厦万间’之感,苏轼师‘四海弟昆’之言。凡如此类,皆应声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诗如日月之光。

……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

诚哉，诗人如日月，诗如日月之光。所谓“诗品即人品”，也是此意。因此，我们在欣赏诗歌的时候，更应该注意欣赏诗人。比如苏轼论文说，如水行山谷中，行于其所不得不可行，止其所以不得不可止。还有贾岛的苦苦“推敲”，王安石几易其字而定“绿”，以及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白居易的“旧句时时改”等等，这些都说明诗人对艺术的态度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但须知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也是如此的啊！曾子临死前记得床上的席子是季路的，非要门人把它换过方才瞑目。吴季札心里曾暗许赠剑给徐君，徐君先死了，他很郑重地把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还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苏格拉底临刑时还嘱咐还邻家的一只鸡，闻一多拍案而起，朱自清拒领美国的面粉……，这些人对生活的一丝不苟，对人生志趣的执着程度，不正像诗人不肯轻易敷衍一字一句么？

我知勇建治学、治教乃至治校、治世素来谨严有甚。前年暑假一日，赤日炎炎，我去潢川拍电视专题，顺便去潢师看他，见他从一大教室出，大汗淋漓，原来正和培训教师一起听课。这般情景，令我生出很多感慨。我深知诗人深爱他的事业，深爱他脚下的土壤，也是情发于斯而守于斯。“有子美之人，而有子美之诗。”（《围炉诗话》）诗以人见，人以诗见。读勇建诗，知勇建人。

三

诗歌历来被视为文学的最高形式，是文学中的文学，艺术中的艺术，是美中之美。我曾经是这样描述诗之美的：

美是生活的华彩，美是生活的精粹。

美是春之花絮，夏之凉风，秋之碧波，冬之红梅。

爱美是人的天性。童心需要美。红颜需要美。白发需要

美。

为人,谁不爱朝霞晨露,高山流水,明月清风……

为人,谁不喜节日的礼花,会心的微笑,飘飞的彩旗……

因此,马克思说,人类按美的规律造型。

——诗呢?

诗是美的心的雕塑。诗是美的情的晶体。诗是美的活的维纳斯。

是的。美是生活。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但那生活本身不是诗。

生活是米,米不是诗。米经发酵,加工,酿造,而为酒。这酒是美的,是诗。

生活是花粉,花粉不是诗。花粉经蜜蜂分泌,提炼,而为蜜。这蜜是美的,是诗。

对了,采撷一朵生活的花,揉碎,提出彩色的芳香和精华,凝成晶体;

对了,摘取一片生活的云,加热,幻出水汽,阳光下,化作七彩的虹。

这才是诗。这诗才是美的。

一如绘画艺术的审美价值,多在工艺建筑之上,诗的审美价值远远超越诗自身。

——这环境多么富有诗意啊!

——这生活多么富有诗意啊!

——这个人多么富有诗意啊!

生活中,人们常这么拿诗作为最高审美标准。其实,某种意义上,人类追求美好的生活,不就是诗化的生活么?黄昏里,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一种诗化的生活;新雨后,王维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是一种诗化的生活;大海边,艾

青微笑“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被打成碎沫，散开……”，是一种诗化的生活；飞雪中，毛泽东向往“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是一种诗化的生活……

韩勇建深谙诗之三昧。他在不懈写着“诗”，也在不停地为我们创造着“美”。在诗人笔下，不管是校园的一物一景，一琴一音，抑或是田野里一草一木，一沙一石，以及天野的一星一月，一雪一雨，都能给人以强烈的美感。诗人所在的潢师校园内有一湖，阔二十亩，名曰碧湖。其湖水清清，杨柳依依，曲径绕岸，鸟鸣上下。此情此景常令诗人留连忘返，陶然自醉。他的《咏碧湖》（新韵6首），可以说是把碧湖之美张扬得淋漓尽致。

咏碧湖（新韵6首之一）

东风着意弄春柔，水作图屏柳作轴。

红点青描才写罢，黄鹂又唱树枝头。

诗人俨然一位丹青妙手，寥寥几笔，即把碧湖之美活脱脱呈现于我们面前：诗人巧拟东风轻轻打开碧湖画屏，画东风弄春，画红花绿叶，画黄鹂唱和，全诗虚实相间，动静相生，敷彩着色，浓淡皆宜，果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尤初句最为惊人——东风着意，说春天来了，含情带意，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写尽东风无限情；末一“柔”字使我们想起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和宋祁“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不但写出春天到了，而且写出春到碧湖的效果。一个“柔”字写尽春天无限景。真个是“春到碧湖柳色青，也宜观赏也宜吟”。（《咏碧湖》）

碧湖是校园的一面镜子，也是学校的缩影。诗人赞美碧湖，实乃赞美学校，诗人深爱碧湖，实乃深爱学校。悠悠碧湖，诗人之心湖矣！

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说过：“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

用自己的眼光看别人看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韩勇建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能够从那些平凡的、琐细的，甚或令人反感的事物中发掘出诗美来。

——今夏暴雨不断，诗人住所多处漏雨，常夜起取桶盆接水。对此，作为一校之长的诗人非但不怨天尤人，反而感慨系之作《屋漏吟》以自嘲。且看他的《屋漏吟》之一：

天公今夜喜情多，风雨抚琴雷唱歌。

乱摆瓢盆忙接水，声如丝竹韵相和。

人言“屋漏偏逢连阴雨”，是为霉事。但诗人却说下雨屋漏，喜情多多，说风雨抚琴，说雷唱歌，说瓢盆接水声如丝竹……诗人写得风趣诙谐，令人忍俊不禁。近代文学家林纾云：风趣者，“见地高，精神完，于文字境界中绰然有余，故能在不经意处涉笔成趣。”（《春觉斋论文》）。是啊，吟读此类诗作你不觉得诗人是一位知足常乐，超然于物的达观者么？古有诗圣杜甫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今有诗痴韩勇建作《屋漏吟》，时人有论：“子美善谑。”那么，勇建呢？

宋人严羽云：“诗有别趣，非关理也。”非关理也，倒不尽然，诗素来有“不理之理”。说诗有别趣，切中诗之真谛。我把诗的别趣分为奇趣、理趣、风趣、意趣、苦趣、痴趣、拙趣、闲趣、禅趣、童趣等。别趣是诗歌美学园地里一簇别致的鲜花。《三耕集》中如《吟酒歌》、《吸烟吟》、《醉吟》等都表现了强烈的诗的别趣美。我这里要特别推及的是勇建发表在《中华诗词》上的《童年遥忆》（7首）。这是一组洋溢着童趣美的佳作。试看下面两首：

过家家

三尺孩童凑一家，瓢盆锅碗拌泥沙。

胡须紧贴扮阿父，妻是东邻丑小丫。

捉迷藏

柜里隐身床底爬，西家藏后躲东家。

忽听开饭人皆散，剩有层楼锁二丫。

诗不事雕饰，已成天籁。过家家，黑须扮父，邻丫作妻；捉迷藏，柜里床下，西家东家……诗人一下子把我们带到那天真烂漫的孩童时代。这里，诗人的心灵应该是孩童的心灵——在孩子眼里世界是一个单纯的透明体，无雾、无尘、无杂质，只有白云、露珠、月亮；诗人的眼睛应该是孩童的眼睛，在孩子眼里，世界是一个金光闪闪的屋子，屋里有像天上星星般遥远的故事和神奇的童话。诗人有了这颗童心，这双眼睛，可以对世界保持孩童的好奇心，每每使自己的性格返老还童，如马克思所说“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的复活了”。

郑振铎说泰戈尔是一个“天真的孩子”，他的诗（《新月集》）是这个“天真烂漫的天使的脸”。读勇建的很多诗，我也有这个感觉。在这个色彩纷呈的世界里，难得诗人有一颗孩童的心，纯真、率直，如山涧明澈的小溪。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大”写“小”的童趣诗极不易做，没有至性深情，童趣最易流于乖讹戏谑，但韩勇建没有落入乖讹戏谑，因为他骨子里严肃深沉。

前不久，发表在2004年3月上半月《诗刊》上的两首《春钓竹枝词》，我把它列入闲趣美的上乘之作。

所谓闲趣入诗，不是闲得无聊，而是闲得有“趣”，“闲”得有致。是看似没要紧，实则别有用“心”。清人袁枚说：“诗人爱管闲事”。这话有些俏皮，但不乏真见。何谓“管闲事”？他举了一些例子，如陈德荣《七夕》云：“笑问牛郎与织女，是谁先过鹊桥来？”杨铁崖《柳花》云：“飞入画楼花几点，不知杨柳在谁家？”这两位老先生也真是闲得没事，你管人家谁先过桥的呢？那柳花

飞到谁家,又与你何干?还有象孟浩然的“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张若虚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时照古人?”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都是闲得没要紧,但“越没要紧则愈佳”(袁枚)。

且看《春钓竹枝词》中的一首:

垂钓一天筩笠空,坐收渔具怨春风。

回头却看斜阳路,一树山桃正吐红。

诗人偷闲郊外垂钓,本属没事找事,而一天下来筩笠空空,不怨自己而怨春风,更是找事明显,但你没有觉出诗人没事找事时的“怨”态可掬么?垂钓无得,也要回家啊。于是诗人悻悻而归,若有所失,而又若有所思地回过头来,不禁眼睛一亮:啊,路边那一树山桃正冲他含笑吐红哩!那红红欲燃的桃花使诗人的小小失意一扫而空。诗歌先抑后扬,诗人失而有得。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诗人垂钓无得,却收获一树桃红。“一树梅花一放翁”(《陆游》)。那一树桃红不正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么!但得桃红无限好,何须惆怅筩笠空。垂钓者多半是为了消遣,是一种闲情雅致。纯粹为了得鱼到鱼市好了。当年柳宗元“独钓寒江雪”,钓得一江寒雪,一腔凌然;而今韩勇建垂钓,钓得一树桃红,一树精神。不过比较而言,柳诗写得深沉清冷,韩诗涉笔成趣,写得轻松自然,深得闲趣之妙。

《三耕集》是一本难得的格律诗集,是老树新花,是旧瓶装新酒,是传统与现代的自然契合,想来,中国旧体诗历经千年经久不衰,作为一种特殊而优美的诗歌体制早已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厚土之中。闻一多称格律诗是“戴着镣铐跳舞”,一指其局限性,一指其严格性,即经典性。基于此,我甚至执拗地认为:格律诗是诗中之诗。风吹不去心中的古典,我们永远的格律诗,她一路从容走来,必将从容地走下去。自中国诗词学会成立以来,

写旧体诗的人日益多起来了,就是明证。诚然,唐诗宋词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但那毕竟是昨天的太阳。清人赵翼云:

李杜诗篇众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我们呼唤当代李白、杜甫,我们期望格律诗和自由诗比翼双飞,各领风骚。

勇建君是我曾经的学生,现在是文朋诗友了。我深知其对格律诗情有独钟,且多年笔耕不辍,收获甚丰。读其人其诗,我深解韩愈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是为至理名言。他给我的感觉是:后生可敬。

当然,勇建还会努力,于诗,于事业,于人生。末了,我想把老作家冰心发表在 1987 年 6 月号《诗刊》上的一首小诗转赠给他:

年轻的时候
会写点东西的都是诗人
是不是真正的诗人
要看到他年老时候

相信勇建会写出更多好看的诗来!

二〇〇四年六月于信阳教育学院

※作者系河南省信阳教育学院副教授,诗歌评论家,有《诗美学论集》等六部著作面世。

自序

年愈不惑，始知来者可追，复萌读写之爱好，犹喜诗词。数载勤耕不辍，遂得数百首。今遴其百余，汇集成册，以《三耕集》名之。

三耕者，乃舌耕、目耕、笔耕也。吾将三耕合一，其意益深远矣。吾欲引为座右之铭，以自勉也。

吾尝详查史书，始得三耕之源。舌耕者，出自晋代王嘉《拾遗记·前汉下》，曰：“（贾逵）门徒来学……皆口授经文。赠献者积粟盈仓。或云，贾逵非力耕所得，诵经口倦，世所谓舌耕也。”此乃以教书谋生也。目耕者，源自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下》，书曰：“王韶之家贫好学，尝三日绝粮，执卷不辍，家人谓之曰：‘困穷若此，何不耕？’王徐答曰：‘我尝目耕耳’。”此喻读书如耕田也。笔耕者，选自《文选·任昉·为省扬州作荐士表》，书曰：“既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吕延济注曰：“笔耕，谓之笔代耕种以取给佣赁。”此喻笔墨写作如农人耕种也。

而吾之三耕，非唯生计，乃志向也。

吾常于舌耕之余，目耕不倦，笔耕不辍，久而久之，终成固癖，此生不妄改矣。愚以为，舌耕者，乃传道授业解惑也，亦吾之本份。舌耕序庠，犹老农之躬耕陇亩，所获虽异，然旨相同也。

吾教书育人，以期人才辈出；老农春耕夏耘，唯求五谷丰登。同尝耕作之苦，亦同享收获之乐也。目耕者，吾之兴致所在也。吾尝夜读至深，掩卷吟思，每有会意，便心旷神怡。虽无映雪穿壁之苦，然亦数年如一，开卷有益，所获颇丰。目耕乃三耕之基，厚则实，宽则充；又如农事之种籽，种优则稼穡丰。笔耕者，吾之习好也。吾自师范毕业，即专事刀笔，各种公文业已娴熟。由公文而论文，由论文而诗文。虽无佳篇面世，然亦陶情适性，常怡然自得矣。吾每得一诗一文，即吟之诵之，亲朋至友，相聚传阅，每闻高见，吾必改之。二十余年未尝废离也。与师道也，笔耕亦称下水，下水方知深浅高远。三耕同作，诚乃人生一大乐事。

舌耕者，亦人师也。既为人师，辄必博览群书，融会贯通。时人曰：欲遗徒一杯水，师必一桶耳。目耕、笔耕如木桶蓄水，蓄水渐满，犹学业渐进，如是日积月累，为人师表，良有以也。吾之三耕并举，实则教学相长，以舌耕为首，以目耕、笔耕为两翼；两翼丰满，则鸿鹄之志可期也。古今名师，无不如是。

三耕，乃为师之道，亦吾之为学之本也，是故铭之。